

外星球上的战争

QICAI BINGQILIN CONG SHU



★ 新蕾出版社 ★



外星球上的战争

新 蕾 出 版 社
· 天 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星球上的战争／叶穗主编．—天津：新蕾出版社，1999.8

(七彩冰淇淋丛书)

ISBN 7-5307-2000-7

I. 外… II. 叶… III. 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5629 号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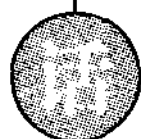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40 印张：7 插页：2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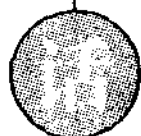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135 000 印数：3 000

定 价：9.00 元



读者小朋友，你们喜欢童话吧！童话就像变幻莫测的魔球，它奇特的幻想、有趣的夸张，可以把你们带入一个新奇、迷人、灿烂的世界，在那里获得精神上最大的愉悦。那一个个海阔天空的童话故事能开阔你们的眼界，丰富你们的想像力。与此同时，也能帮助你们陶冶情操，增长辨别是非、分清美丑的能力。因此说，童话是你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

为了使你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童话，阅读中国童话，我们请叶穗、刘忆芬、杨青、野秋等几位专家，选编了我国当代最有成就的童话作家的上乘之作结集出版。这些童话是作家们多年创作的结晶。有的幽默风趣，有的寓意深刻，有的充满童趣，还有的古为今用。这些作品尽管风格不同、题材不同，但巧妙的构思、曲折的情节、优美的语言是它们共



有的特色。读这些童话,好似吮吸着一支支香甜可口,味道好极了的冰淇淋。它能带给你们清馨甘甜,同时还为你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。

这套丛书中所涉及到的童话作家,有的已经故去,有的已经从事童话创作几十年,还有的是年轻一些的童话作家。他们喜欢孩子,关心下一代,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,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童话创作。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他们炽热的爱心。

《七彩冰淇淋丛书》共五册,包括有:《橡皮膏大王》、《外星球上的战争》、《智慧老人的记忆口袋》、《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》、《南瓜村的怪物》。

我们希望这套《七彩冰淇淋丛书》能给你们带来快乐,能伴随着你们度过美妙的时光。



新舊出版社

B

Q

L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| 油炸糕和滑翔机····· | 孙幼军 |
| 15 | 宋街····· | 周 锐 |
| 24 | 等待天偷星····· | 周 锐 |
| 30 | 未来的节日····· | 武玉桂 |
| 38 | 小扁头的秘密日记 ··· | 庄大伟 |
| 49 | 李小乖的耳朵····· | 张之路 |
| 63 | 有劳先生轶事····· | 王业伦 |
| 72 | 白圈里的警察哈罗 ··· | 彭 懿 |
| 88 | “意想不到”牌啤酒 ··· | 葛 冰 |
| 96 | 蓝烟飘来····· | 朱效文 |
| 113 | 外星球上的战争····· | 绍 禹 |
| 127 | 戇! 戇! 戇! ····· | 程逸汝 |
| 131 | 戴墨镜的猫····· | 高洪波 |
| 138 | 金皇冠鸟窝····· | 刘以浦 |
| 145 | 一塌糊涂出版社····· | 孙继忠 |



新蕾出版社



B

Q

L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53 | 两只棉手套 | 金 波 |
| 157 | 竞选总统的河马 | 张秋生 |
| 168 | 特级蚊星嗡嗡 | 饶 远 |
| 175 | 棋手小小 | 曹菊铭 |
| 180 | “幻想迷”传奇 | 方崇智 |
| 192 | 福尔摩斯镇上的小侦探
..... | 苏永智 |
| 200 | 妈妈鱼 | 钟宽洪 |
| 209 | 蓝色钟声的诱惑 | 夏辇生 |
| 234 | 哈博的奇遇 | 谭小乔 |
| 247 | 冬天的故事三则 | 雨 雨 |
| 251 | 小儿郎 小儿狼 | 黄一辉 |
| 264 | 怪电视 | 杨 楠 |
| 270 | 壮胆子神药 | 王 东 |



油炸糕和滑翔机

孙幼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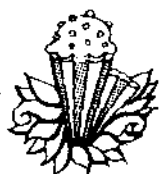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天吃了早饭，我把妈妈给的两元钱揣在兜儿里，上街去买模型飞机的材料。走过怪老头儿的房子，我站住了。总是有事求着老爷爷才登门，多不好！应该进去看看他，说不定也能帮他办点儿事。比方说，老爷爷的蜂窝煤烧光了，替他拉一车来；再不，帮他拾掇拾掇屋子——他那房子实在太乱了！

门开着一道缝儿。我敲敲，没人答应；仔细听，里头有人哼哼，我就推门走进去。

怪老头儿躺在床上，捂着大棉被，就露着个脑袋。脑袋也不全露着，脑门子上还搭着条湿毛巾。我连忙上前问他：

“您这是怎么啦？”



怪老头儿一脸苦相，哼哼唧唧地说：

“哎哟，我准是快死了……脑袋疼，肚子疼，腰也酸，腿也疼……哎哟！哎哟！”

我慌了：“我扶您上医院！”

怪老头儿大叫起来：“我不上医院！我不上医院！我不打针！”

我说：“那我去给您买点儿药！”说着就往外走。

怪老头儿又叫：“我不吃药！我不吃药！吃药多苦，还不如吃炸糕呢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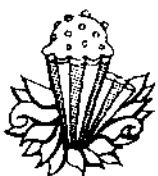
我没听明白，回头问他：“您说什么？”

怪老头儿生气了：“炸糕！真笨，连炸糕都不懂！就是糯米面儿的，小豆馅儿，豆馅儿里还搁了好些桂花白糖，再放到油锅里炸……药好吃还是炸糕好吃？真是傻瓜！哎哟，哎哟，疼死啦！”

这回我明白了。我一边往外跑，一边心里想，是啊，我生病的时候，不是也想吃点儿什么吗？不过，那可都是桔子、汽水什么的，从来没想过炸糕……

跑到小吃店，我买了六块大炸糕，六八四毛八。明知老爷爷吃不了这么多，吃不了就归我。反正我吃的是剩下的，妈妈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我捧着热炸糕跑回去。

怪老头儿接过一个炸糕，三口两口就下去了。我又递上一个，他又吃了。六个都吃光，老头



儿舔着嘴唇，眼巴巴看着我手里那张油纸。

我又跑出去。这回，我把剩下的钱全掏出来，总共买回十九个大炸糕。怪老头儿一见我，高兴地从被窝里坐起来，伸过一只手。我递过一个去，老头儿就吃下一个。我就跟打乒乓球“推挡”似的，一只手频频往前递，“叭叭叭叭”，老头儿一口气把十九个炸糕全吃了。

吃完，怪老头儿快活地说：

“真来劲！好家伙，一下子吃了八九个！”

我心说：您谦虚啦，总共二十五个！

怪老头儿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再吃两个还行。不过，饮食也需要节制，特别是我这个年龄……算了，不吃啦！”

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湿毛巾，正要递给怪老头儿，怪老头儿早把两只油手在衣襟上乱抹一气，擦得干干净净。我有点儿羡慕地说：

“要是我这么干，我妈准得扇我一个耳光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我妈不管我。”

我问：“你妈妈住在哪儿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噢，不住哪儿。我七十岁那年我妈就死了。活着的时候可不成，老管着我！不完成作业不行，不洗脸不行，不擦手也不行！其实往哪儿擦不一样？擦在毛巾上，毛巾不是也得洗吗？绕不过弯儿来！这回好了，没人管着我了，想怎么



干就怎么干，真叫棒！”

老头儿一边说着，一边掀开被子穿衣服。我小心地问：

“您……病好了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当然好了！怎么着，不乐意让我好啊？”

我赶紧说：“不是。我是说，您还没吃药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你说这个呀？人跟人不一样。有人生病得吃药；有人生病得打针；有人生病非吃桔子、喝汽水不可；也有人生病得吃炸糕。好比说我吧：一吃炸糕病就好！”

我洗洗手，帮老头儿叠被子。老头儿说：

“不叠不叠！叠了，晚上还得打开，多麻烦！再说，一叠，把里头的热气儿全放跑了，可惜不？”

老头儿穿好衣服说：“赵新新，今天又是什么事儿找我来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今天没事儿。我是上街买飞机模型的材料，顺路看看您。”

怪老头儿侧过耳朵：“你说买什么？”

我又重复了一遍。看出老爷爷还不明白，就解释说：“是一堆木头片儿，装在一个纸口袋里。回来用胶粘成一架木头飞机，糊上纸……”我本来还惦记着告诉他，我成了学校的代表队，要参加全区的比赛，可忽然想到我的飞机已经变成炸糕了，就没往下讲。



怪老头儿说：“咳，木头片子呀？那玩意儿还用买！我这儿有的是，回头你带回去点儿就成了。”

我说：“可不是什么破木头片子都成。人家那是专门做的，挺薄、挺光，还挺轻的。我是参加比赛。我们把自己的飞机扔起来，看谁的飞机在天上停留的时间长，时间最长的第一名，还给发奖呢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那就更好啦——你跟我来！”

他把我领到里屋，朝棚顶上看。我也跟着仰头看，见天棚是一片片板条儿拼的。我问：

“就这个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没错儿！”

我心里非常感动：老爷爷为我做架模型飞机，居然要拆房！老爷爷像是猜出我的心思，说：

“根本不是拆房。我干吗要拆房，闲的呀？那板子跟天棚没一点儿关系，在上头单摆浮搁着，明白不？”

我一点儿都不明白。

“看你这孩子挺大的脑袋，像是蛮聪明的，怎么连‘单摆浮搁’都不懂？这就是说，这些薄板儿不是钉在上头，也不是粘在上头，是它们不乐意在地上呆着，自己飞上去的。这回明白了吧？”

这回我更糊涂了。

怪老头儿急得直跺脚。他到底想出个办法，



把椅子搬到桌子上,然后爬到顶上去。

“你瞧着!”怪老头儿低下头朝我喊一声,接着用双手抠住一条板子。那条板子果然跟天棚没什么关系,挺容易就拿下来了。他把板子夹在胳膊窝下,回到地上。

他紧抓着板子,平举双臂,对我说:

“你再瞧!”

说着,松开两手。也真怪,那板子一得到自由就自动朝天上飘去,“啪”的一声,又贴到天棚上,就像它是片铁皮,天棚是块大磁铁。

我看傻了。

“看清楚了吧?”怪老头儿看见我惊奇的样子,十分得意,摇头晃脑地说,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?‘破木头片子’!告诉你说吧: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!要是没天棚挡着,它们就一直朝上飞,不知道飞哪儿去了!”

我心里纳闷儿:“为什么它会往上跑呢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:“为什么它不往上跑呢?这是‘飞天树’的木头!”

“飞天树?”

“谁知道你没听说过!”怪老头儿美得不知道怎么呆着才好,他一跳坐到桌子上,“来,你也坐上来,听我讲。不用说,‘云里峰’你也没听说过!我们老家有座大山,最高最高那个地方就叫云里峰。说来话长: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



爷……我说了几个‘的’了？”

我伸出手指头，一边念叨一边数，回答说：

“四个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才四个呀？不这么说了，太麻烦！这么说吧：我的有六百七十八个‘的’的那位爷爷，他年轻的时候是条好汉。我们老家的人谁也没见过云里峰是什么模样，因为太高，老在云彩里头。大伙儿都说云里峰上有象牙虎，谁上去吃谁。有人不信，上去了，不见下来。上去过几个，就再也没人敢上了。我六百七十八个‘的’的爷爷不服气，‘我非上去看看不可！’他就爬了十天十夜，一直到了云里峰顶上。他在那顶上没见着象牙虎，倒见着一棵大树。树顶让云彩遮着，也不知有多高。那就看看有多粗吧。他把干粮袋跟斧子放在地上，开始绕着大树走。从早晨一直走到天黑，这才绕了一周，瞧见了自已放在地上的东西。下山也来不及了，他就靠树坐着睡了。第二天早晨要下山，觉得大树上缠着些藤条不顺眼。藤条有好几百根，每根都有水缸那么粗，从树根四周的石头里冒出来，把树卷住。它们好像成心不让大树往高里长，紧紧地勒着，都嵌到树干里去了。我六百七十八个‘的’的爷爷很生气：‘你们这些无赖，打算把人家勒死是怎么着？’他就抡起大斧砍起来。一气儿砍了五天五夜，到天亮的时候就剩下一根藤条了。这时候，他听见脚底下什么



东西‘喀吧喀吧’响，又觉得那堵墙——就是那棵大树的树干，在眼前晃动。他也没好好想想，心想砍完了再说！最后一根藤条一断可不得了！就听着“轰隆隆！”“哗啦啦！”“呼呼呼呼……”好家伙，跟小山似的一大堆土和石头直朝他头顶压下来！他拼死命往外扒才没被埋在里头。扒出来抬头一看，你猜怎么着？好家伙，那棵大树连根拔出，正呼呼呼地朝天上飞呢！原来这是棵飞天树，那些藤条是管着它，不让它飞走的。我六百七十八个‘的’的爷爷把藤条全砍断，它可不就飞了呗！你猜猜，那棵飞天树飞到哪儿去了？”

我问：“飞到哪儿了？”

怪老头儿挺神秘地说：“月亮上！它飞着飞着，树根朝前了，叭！就那么栽到月亮上，活了。告诉你吧：月亮上那棵大树，就是我六百七十八个‘的’的那位爷爷种上去的！”

我说：“不对吧……月亮上没有树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怎么没有！这还有错儿？在咱们这儿都看得见！”

我说：“那上头真没树。有人都上去看了，坐火箭上去的。是两个美国人，一个是官儿，一个是兵。按计划应该兵先踩到月球上，可是那个官儿想占第一，就说，‘我先上！’后来那个兵才上去。”

怪老头儿怀疑地瞧着我：“你瞎编吧？”

我说：“真的，不骗您！电视上都放了。您没看



电视啊？”

怪老头儿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家没那玩意儿……我看那玩意儿有点害怕，看一回就不敢再看了。怎么里头还打仗，还杀人？”

我说：“我说的这个不打仗。赶明儿再演，我来请您。您一看就知道那上头没树了——全是石头，连水都没有，也不下雨，树怎么长啊？”

怪老头儿还是不大相信：“你敢说，那上头真没水，也不下雨？”

我说：“保证！”

怪老头儿有些泄气，不说话了。我安慰他说：“也没准儿，您那位多少个‘的’的爷爷……”

怪老头儿插嘴说：“六百七十八个！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也没准儿他活着那时候，月亮上有水呢！”

怪老头儿果然又高兴起来：“就是嘛！反正那棵大树是飞上去了，这绝对没错儿！”又指指天棚说，“这些飞天树的木头就可以证明！”

我问：“那棵大树连根儿飞走了，这些木板又是哪儿来的呢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你听我说呀！——我六百七十八个‘的’的爷爷一看大树飞得无影无踪，就在云里峰上找起来，想找着第二棵。找啊找啊，怎么也找不着。他心里很难过，嘿，原想干件好事，结果干了坏事，害得飞天树绝了种！正难过呢，发现一



块大石头底下露出半截东西，像一把大刀刀鞘。他用力把这东西抽出，看出来是个大豆荚。大豆荚鼓溜溜的，可是拿在手里特别轻，好像要飘起来。看情形它是大树飞上去时震下来的，又被树根猛拔出的碎石压住了。他轻轻攥着大豆荚，另一只手剥开一个角看，不想‘叭’一声响，豆荚皮爆开来，一串黑亮的鸡蛋大小的种子直朝天上飞去。亏得他手攥住的地方还留下一颗。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它再飞掉了！

“他回到家，马上把这颗种子种到院子里，用一块大石头压住。刚浇上水，小树苗就拐个弯儿从大石头底下冒出来。好家伙，‘噌噌’地往上长，一下子就长成一棵树。他看见树根气儿吹着似的还不断地长，赶紧找来不少粗绳子，把树缠起来，又锯了一段一段的木桩，钉进四周的土地里，把粗绳拴到桩子上。他干完这些，树已经长得很粗了。他正要再取些大绳子来，就听见

